

聖

魏世家第十四

古史二十一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文王之子而封於武王

言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邠雍申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太史公言畢公止以為周同姓失不考之左氏也成王

末年與召公為二伯率東諸侯以相康王君陳既沒康王

乃命畢公保釐成周其後絕封有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

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

萬為大夫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以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

以從盈數其必有眾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諸公子爭立

萬之子曰武子欒從公子重耳亡十九年而反國是為文

公以欒襲魏氏後且為戎右從但曹曹僖負羈有施於文

公令無入其家，嬖與顛，顛怒曰：「然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公欲殺之，而愛其材，獨錮顛而舍嬖，以舟之僑代爲戎右。武子由此不用，武子生三子：一曰顛，嘗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有子曰頡；二曰錡，邲之戰射楚共王中目，楚王使養由基射殺之，有子曰相；三曰莊子，絳最賢，事晉悼公。公平公初爲中軍，司馬悼公三年會諸侯于雞澤，公弟楊干亂行，莊子戮其僕，公怒將殺之，莊子以書請曰：「臣聞師衆必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五石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不能改訓，至於用鉞，敢歸死於司寇。」將伏劍，公跣而出，親止之，石以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嘉父因莊子納虎豹之皮，求和諸戎，悼公將

拒之，莊子請因而撫之，以專力。諸夏公從之，卒獲其利。十一年，晉始服楚，鄭人來平，以歌鐘二肆，女樂二八爲賂。悼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此和戎之効也。」魏氏於是始有金石之樂。十二年，莊子始佐下軍。平公三年，遷將下軍，莊子卒。子獻子舒嗣。獻子事平公，昭公，頃公，定公，四世。平公十七年，獻子與荀吳、欒狄于太原，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乃毀車爲行，以誘之，大敗狄人。頃公之世，六卿益彊，公室卑。十二年，荀躒以賂誅大夫，析氏、楊氏而分其田爲十邑。獻子爲政，命十邑之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者也。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者也。其餘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邑而

後見獻子魏戊獻子之子也而晉人不以為黨仲丘聞而賢之曰魏子必長有後於晉矣梗陽人有獄以女樂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王以不賄聞於諸侯今將受梗陽人奈何二子退朝待於庭獻子召而饋之比置三歎獻子怪而問之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故歎中食自咎曰豈將軍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乃辭梗陽人定公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千位以今大事必有大咎明年獻子屬沒於韓不信而田於大陸焚焉卒於甯晉人去其柏檟獻子之孫曰襄子曼多十五年趙鞅殺邯鄲午中行宣范吉射攻趙氏襄子與

知氏韓氏共伐范中行宣范而分其地襄子之孫曰栢子晉哀公之四年知伯瑤死於范中行之勝貪利無厭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知伯之為人好利而驚請而不與則兵加於韓不如與之將復請於他國若不與必爭則韓免於兵矣韓康子曰善與之萬家之邑一復請地於魏栢子欲勿與趙蔭諫曰彼請於韓而韓與之魏若不與則兵至於魏矣栢子曰諾亦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喜復請於趙趙襄子不與知伯怒陰結韓魏以伐之韓魏雖從知伯伐趙然心知趙亡患必及韓魏也於是趙襄子使張孟談間說二子遂與趙氏謀反以兵攻智伯殺之而分其地三家之圍晉也

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郤縠曰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
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耳
曰竈生畜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
憂色非反如何明日知伯以告二子二子曰夫勝趙而三
分其地城今且拔矣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背盟約勢可
見矣是郚疵為趙計使君疑我而解於攻趙也趨而出郚
疵知言之不聽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知氏
相子之孫曰文侯都徐廣曰世本文侯之元年則秦靈公韓
武子趙相子之元年也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
龐出其民十六年代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樂羊將攻中
山中山得其子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真而遺之羹羊

食之盡中山知其忍也下之羊還報色自得也文侯以羣
臣賓客謗書二篋示之羊還走再拜曰此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他日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內悲
夫贊曰食其子其誰不食矣文侯由此疑之文侯使子擊
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於君倉唐問
曰胡不遣人使上國乎擊曰願之久矣誰可者倉唐請行
問君所嗜目好擊曰君嗜晨鳧好北犬乃遣倉唐縹北犬而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使者不敢見於
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人縹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悅
曰擊愛我不忘吾所嗜好者召倉唐見之曰擊無恙乎倉
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太子在外君國名非臣所得聞

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曰子之君無恙乎曰臣之來也拜
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孰與是長曰擬人必
於其倫國君無所擬之文侯曰長大孰與寡人曰君賜之
外府之衣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造矣文侯曰子之
素何業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誦
晨風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
侯復誦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之子之君怨乎曰非敢也思君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衣曰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之衣盡顛倒曰

君侯召擊矣倉唐曰臣未聞命也擊曰君命子以雞鳴至
而衣盡顛倒詩不云乎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倒之自
公召之遂西見文侯文侯大喜置酒而稱曰遠賢而近所
愛非社稷之計也乃出少子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是
歲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
諸侯文侯嘗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謁太
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
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人主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
亡其家窮貧者若不得志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太子及
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歎曰自吾以行友子方而君臣益

親百姓益賦自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今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未得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吾豈不及古之人乎然文侯受業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過其間必式任西門豹守鄴河內稱治任吳起守西河諸侯不敢加兵又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之法雖過飢饉水旱糴不貴民不散行之魏國國以富強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親賢而愛民上下和合未可伐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韓趙相難韓來索兵以攻趙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亦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韓趙不得兵怒而反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以此終文侯之世未嘗與韓趙交兵文侯欲置相

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

所置非成則璜

徐廣曰文侯弟名成

二子何如克曰臣聞卑不謀尊

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

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

璜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

子爲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所記臣何負於魏成

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傳臣進屈侯黜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子之言克於

君豈將以馬以求大官哉不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
至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
堯哉之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
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
之子子夏之子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
皆臣之子烏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
也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
秦伐我至滎二十六年虢山崩雍河三十一年伐鄭城
秦伐我至滎三十五年秦伐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
三十八年伐秦敗之武下得璜將識文侯卒子讓等

為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
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七年伐齊至
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初立十
二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
取魯陽武侯卒子瑩立是為惠王惠王與公中緩立
太子公孫頡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
中緩爭立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
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
成侯合軍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遂圍惠王趙謂韓
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
人必曰異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

強於宋衛以我終無魏惠之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卒夜去
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
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公叔痤
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王郊迎之賞田百万公叔痤辭
曰夫使士卒不崩擾者吳起之餘教也相地形決利害使
士卒不迷者已寧嬰襄之力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万已寧嬰襄田各十万王曰公
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
掩能士之勩復益田四十万為百四十万與秦戰少梁虜
我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此皆云虜公孫痤耳非趙也
王言寡人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餘里秦
虜則太子申而秦未嘗虜魏太子凡史記言是年秦

虜太子申取龐秦孝公初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

二年星書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之

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

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

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既滅

守之矣今此云中山君相魏者蓋尋復國也故後卒為趙所滅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

齊宣王復使田忌孫臏擊魏以救趙魏遂大興師使龐涓

將而太子申為上將軍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

泣王與后太子之仁事也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

年少不自兵田忌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
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必封不聽必敗敗公子必立
立必王矣太子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
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不勝齊則萬
世無魏矣太子曰諾將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欲啜汁者
衆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之御果謂太子將出而還與北
同太子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龐涓死太子虜軍遂大破
惠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寡人怨齊至死不忘國雖小欲悉
起兵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王者得度而伯者知計今
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遠於計矣王固先屬外於趙而後
與齊戰也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之
此計之不可者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
齊如此楚王聞之必怒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
休楚而伐罷齊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
乃使人下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
魏而得朝與魏和而下楚此可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
之衆而禽太子申臣乃乘之魏而卑秦楚諸侯之疾我者
衆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云甚務名終為齊患者之
楚也田嬰不聽遂納魏王與之並朝者再三趙人醜之楚
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後八年乃圍齊於徐州三十一
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出將軍公子卬而龍奪其
軍破之秦曰商君東也至河而滅八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

是徙治大梁三十二年以公子赫爲太子三十三年秦孝
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
阿南惠王數被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
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空
虛以羞宗廟社稷寡人醜之叟不遠千里而來何以利吾
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
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王何必曰利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惠
王卒子襄王立將葬惠王而天大雨雪壞城郭且爲棧道
而葬群臣請弛期太子曰吾爲人子而以民勞費用之故

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
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
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
成陵君曰昔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爲二所
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
以秦醜衛不如以魏醜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
諺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
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爲攻衛醜
衛不以王爲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
言醜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
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

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
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
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使之昭魚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
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
其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
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
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
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
事魏欲得丞相爾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

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
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
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武王后來
歸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
與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三年與齊韓共敗秦軍
函谷秦復與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
年秦伐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
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秦約趙伐魏魏王患之
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
弗有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
召相國而問之對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

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
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勿應
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爲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
罪卯不知也趙王恐魏乘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
支秦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王能使臣
爲魏司徒臣能使魏獻秦長羊王屋洛林之地秦王曰善
因任之以爲魏司徒卯謂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
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患因請
秦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王曰善因與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怒甚卯曰臣有死罪雖
然臣死則契折於土王無以責秦王誠赦臣臣爲王責其

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地者有意欲以下大
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兵不下且則死人也雖然
山東之士無復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曰國有事未澹下兵
也今以兵從矣卯并將秦魏兵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七
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
東帝月餘皆復歸帝稱王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十年齊
滅宋宋王死我溫齊湣王驕甚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來奔
昭王以爲相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
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
至大梁而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
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

凌君二年秦又拔我兩城軍大梁下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
萬人走我將芒卯王將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王之事秦
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
爲我呪曰入而不出請徇寡人以頭訢曰許綰之首猶鼠
首也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
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
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
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
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應侯矣今不行
之也支期曰王勿憂呂使長信侯請無內王即見長信

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
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
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
安窮乎安貴乎長信侯曰樓公已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
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入支期隨其後先入
見王曰王僞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見王曰病甚
奈何吾始已諾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無行
矣臣能得之於應侯願王無憂五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
講秦蘇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
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
群臣之私而王不察也且夫欲墮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

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用梟也王曰善然卒與秦南陽以和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鄴丘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處

冠蓋相望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

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

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

口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也

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

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

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虞卿謂趙王曰魏為從主而違者范

痤也王能以万户之都請殺范痤於魏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范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

以死瘞市不如以生瘞市有如瘞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
奈何故不如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瘞魏王曰善瘞因上書
信陵君曰瘞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瘞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
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信陵君謂
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好利無信不識禮義苟
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故不
利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
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
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今韓氏以一女子去
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強秦
之禍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
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
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
也若導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溢水與趙兵決于邯鄲之郊
是知伯之禍也秦之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
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必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
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
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安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惡

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
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
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國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
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
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
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遺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
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
平闕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內河外大縣數十名都數
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
有鄭地無山河而闡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
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

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
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
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
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
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
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窳
使道變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
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
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
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向馳秦
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魏王使晉鄙以兵

救之畏秦不行信陵君矯奪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
因留趙三十年秦兵伐魏無忌自趙歸魏率五國之兵攻
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
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
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
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
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東郡
二十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
濮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
丹刺秦王秦王覺之三年秦決河灌大梁虜王

假遂滅魏安陵君者封於魏襄王至此六世矣此必魏之

君之諫安釐王親秦而伐韓也曰秦惡安陵氏欲誅之
久矣又戰國策安陵人有縮高者信陵君欲取之安陵君
不遣縮高自殺信陵謝之然魏之亡也秦王使人謂安陵

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

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

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

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有

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考

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

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下

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亦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專諸之刺韓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雉也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三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先生曰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先生也

魏之侯非戰國之君也

段干木被服儒者身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賴以富而敵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雖西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一時諸侯無足言者矣至子武侯稍已侵暴鄰國至孫惠王藉父祖之業結怨韓趙齊乘其弊殺龐涓虜太子申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魏世家第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古史三十一

韓之先曲沃桓叔之後也

小傳韓言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拜三桓叔以下嘉吾子

之賜故杜預韋昭皆言韓氏桓叔之後

桓叔生莊伯莊伯之子曰武公弟曰

韓萬晉鄂侯四年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

殺之武公三十八年代有晉國韓氏始入晉為大夫萬之

孫簡事晉惠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使簡視秦師簡

曰師少於我闕士倍我不可與戰惠公不聽兵敗秦人執

之以歸簡曾孫子輿子輿之子曰獻子厥晉靈公之六年

趙盾言之於公以為司馬秦晉戰于河曲盾使人以其乘

車干行獻子戮之衆皆怒盾獨喜曰舉而不黨二三子可

以賀我矣召獻子而禮之曰子勉之終是心也可以臨長

晉國矣景公十一年獻子之為司馬二十七年矣從於伐齊齊師敗獻子從齊侯執繫於其馬前奉觴加璧以進幾獲齊侯逢丑父以身代齊侯齊侯逸十二年晉作六軍而獻子將新中軍十三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欲居郕瑕氏之地曰饒沃而近盥不可失也獻子曰山澤林盥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侯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以流其惡居之無疾公從之遷于新田是歲楚伐鄭藥書禦之遇於統角楚師還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蔡群帥皆欲戰獻子與荀首士燮諫曰不可吾來救鄭遂伐蔡既遷蔡矣若又怒楚戰必不克士燮曰從之自是行以三師為謀師無若功十七年景公謀趙氏

子武從其母姬氏畜于公宮分其田以與祁奚獻子言於公立武而反其田厲公六年獻子將下軍晉楚戰於鄆陵楚師敗績厲公歸而殺三卻藥書荀偃執公而召獻子獻子辭焉乃免於亂悼公立獻子為政楚人伐宋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遂起師遇於靡角之谷楚師畏之而還七年獻子請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讓其弟宣子起以無忌掌公族大夫獻子雖去位而荀瑩為上卿稟焉以從政卒以服楚而伯諸侯十三年宣子將上軍宣子願上趙武而佐之平公十一年宣子聘于周稱晉士起靈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魯叔孫豹歸語其大夫曰趙孟將死矣為政者必韓

子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
夫多貪若不早善韓子魯必病十七年趙文子卒宣子為
政出聘於諸侯至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至齊
見公孫竈之子旗與薑之子強曰非保家之也山弗巨齊
人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
知之矣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求玉于賈人子產弗與宣
子以玉與馬謝之曰子命起舍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
宣子好善而不立晉大夫范鞅荀躒貪而不信以賄誅平
羊舌氏而分其邑楚滅陳蔡畏楚而不能救魯季氏逐
君取賄而不能納宣子居其間無所可否自若也

益衰魯叔孫之言皆信頃公十二年宣子卒子簡子不信

嗣定公三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以城成周十五年與知

趙魏三家共逐范中行氏左傳晉頃公之十二年當魯昭

是歲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而史記年表周元王元年猶

為韓宣子之年故逐范中行猶為宣子之事左傳宣子沒

簡子不信繼之史記年表宣子之後遂至康子而世家宣

子之後有貞子而後至簡子太史公言韓氏世次自此以

上脫謬簡子卒子莊子嗣莊子卒子康子嗣晉哀公四年

康子與趙魏共滅知氏將分其地段規謂康子必取成皇

康子曰成皇石田也無所用之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

之權者地利也君用臣言韓必取鄭從之及韓之取鄭也
實自成皇康子卒子武子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
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處立景侯元年伐鄭取雍丘

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

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

年列侯卒子文侯立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至彭城執宋

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敗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

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

鄭六年嚴遂弒哀侯及相韓傀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

十六年當哀侯六年皆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言嚴仲

子事韓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聶政刺殺俠累戰國策亦

言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其君二人相害故嚴遂使聶政刺

俠累走抱哀侯并中哀侯以刺客傳及戰國策考之則

蓋政刺俠累當在哀侯六年是時嚴遂之去韓久矣而史

書韓嚴弒哀侯者亦春秋趙盾弒君之義也然則年表世

家書列侯二年盜殺相俠累者誤矣今子懿侯立懿侯元

故削之仲子嚴遂字俠累韓傀字也

年與趙因魏亂伐之圍魏惠王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

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我宋六年

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脩術行道國內以治

諸侯不來侵伐十一年昭侯如秦史記十年韓姬其

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拔我宜陽二十五年享

作高門屈宜曰曰昭侯不出此門矣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是謂時紕舉羸二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子宣惠王立宣惠王八年魏敗我

韓舉十年初稱王十一年與趙會區黍十四年秦敗我鄢

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我將鯁申差於濁澤公仲謂王曰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

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
王曰善乃警兵仲之行將西賄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
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
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王聽臣爲之
言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言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不爲
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矣爲能聽我
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南交楚必輕秦其應秦
必不敬是因韓秦之兵而免楚國之禍也楚王曰善乃警
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
言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也志發之矣願大國遂肆

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王聞之大悅止公仲之行公仲曰
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
虛名而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
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
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秦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
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秦秦
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
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
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對曰秦王
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
殆不合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

王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韓
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
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外以歸今也其狀陽
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
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
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
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
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
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
韓伐是公之所外者張儀而已其實猶不失秦也自楚
不與秦一節史記誤在襄王十二年徐廣曰秦
二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

二年清云楚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焉然
楚圍雍氏以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今據徐

正公仲從之秦果出兵與韓共攻楚敗楚將屈焉斬首
八萬於丹陽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為襄王襄王四年與
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宜陽
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
武遂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十一年
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
子咎公子蟣風爭為太子時蟣風質於楚冷向謂韓冬曰
蟣風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
臣請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
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風而內之其德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蘇代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圖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史記說韓咎芊戎者皆蘇代一人而異說理必不然矣戰國策以說各為公向蓋得之矣十三年立子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六年與齊魏共擊秦至函谷秦與我河外及武遂以和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

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兵夏山十二年與秦王會西周助諸侯攻齊濟西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為救魏為秦所敗為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曰未急也穰侯怒曰冠蓋相望告弊邑其急公來言未急何也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魏於華陽之下釐王卒子相惠王立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王謂公子他他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秦韓接境壤界其地不能

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腹心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臨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王恐使陽城君謝秦請效上黨以和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王將入上黨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雖有王命臣請悉登守以應秦若不能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上黨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將以與秦秦民皆不欲秦而願為趙請敬內之趙王受之秦怒移兵攻趙

十三年秦拔趙上黨擊緡趙括以趙兵四十餘萬於長平

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一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

秦拔我成臯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

拔我十二城三十四年相惠王太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

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

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信陵之說魏王曰今韓氏以一女

韓之兵王以為不亡乎又李斯上書言趙高必為亂曰如

戰國事韓最疎略耳

蘇子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侯之賢大夫如

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子存趙氏之孤為天

下之陰德故宜有後予以謂不然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

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公武實昭十八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晉自文公伯諸侯至乎
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獻子何
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二國燕與韓魏皆據地于
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固當然哉

韓世家第十五

程